

天地人心

上海市长宁区“凝聚力工程”
建设20年纪实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录

民生，让牵挂如此深沉

跨越时空的透视

- 上海大变革中的另一场变革 陈启文 (7)

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法宝

- 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国胜访谈录 施雪钧 (43)

三位书记的接力棒

- 记三位离任的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 叶 辛 (50)

变与不变皆为民

- 记现任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卞百平 王小鹰 (55)

奉献，让生活如此美丽

- 五彩正能量 杨秀丽 (65)

- 费警官的“一地鸡毛” 李 动 (71)

- 一棵树 村 夫 (84)

- 国企中的“居委会” 胡凌虹 (93)

- “梦”——从这里起航 徐姓明 (100)

- “动迁”的故事 笑 之 (105)

- 安得广厦千万间 潘阿虎 (110)

- 为了幸福的养老 季振邦 (116)

- 男“保姆”小高 钱勤发 (122)

| | |
|-------------------------|-----------|
| 赠人玫瑰的人 | |
| ——金帼敏和她的就业援助团队 | 余 之 (126) |
| “双结对”的故事 | 童孟侯 (130) |
| 2012: 秦岭之“爱”的经典记录 | 陆幸生 (135) |

凝聚，让社会如此多彩

| | |
|-----------------------------|-----------|
| 新宝葫芦的秘密 | 费爱能 (143) |
| 最美不过“夕阳红” | 许 平 (149) |
| 神圣的一票 | |
| ——“公推直选”从华阳到长宁 | 胡绳樑 (161) |
| 香樟树下聚百灵 | 黄志远 (167) |
| 工作室的故事 | |
| ——记长宁区社会组织风采 | 沈嘉祿 (172) |
| 数字,让生活更精彩 | 余志成 (189) |
| 一卡聚深情 | 艾 虎 (195) |
| 和你在一起 | 陈先法 (201) |
| 飘向未来的纽带 | 唐明生 (207) |
| 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 朱金晨 (213) |
| 梦想的翅膀 | 甘建华 (217) |
| “文明西大门”是怎样打造的 | |
| ——长宁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纪略 | 潘 真 (228) |
| 20 年后的再相会 | |
| ——访长宁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副会长倪炳生 | 马尚龙 (233) |
| 梦想: 让愿景如此美好 | 洪梅芬 (239) |
| 后记 | 编 者 (259) |

序

奉献给读者的这份书稿，记录的是上海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在改革转型时期，具有重要价值和里程碑意义的党建实践探索，是一座城市具有全局影响和品牌特色的基层党建创新成果，是一个地方党委具有高度共识和自觉、二十年始终不渝地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

上海推广“凝聚力工程”党建经验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但长宁华阳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探索实践，至少应该在二十二年前。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日后会被人总结为“四百精神”，总结为“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的“凝聚力工程”，总结为基层党组织做什么、怎么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这是一群直接生活工作在城市基层和群众身边的党员干部，狂风暴雨来袭的黑夜促使他们走进老百姓家里，那一刻，来自百姓、为了百姓的血脉被接通了。于是一发不可收，他们开始了直接的持续的联系走访，在感同身受中体会转型期群众的疾苦，从老百姓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中升华党员干部的使命责任。他们怀着深厚感情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褒奖。今天来看“凝聚力工程”的价值，那已经清晰得多：长宁华阳社区基层党建的这一创新实践，触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基层党建的本质核心，回应了城市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期，城乡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最首要的问题和最迫切的任务。从更大的领域和更深的层面去分析，它关联并揭示了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目标主线，尤其是经济和社会协调推进过程中党的建设必须加强和创新的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绝不能离开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绝不能离开为了谁、依靠谁的执政使命和执政基础。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把建设服务型政党明确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定位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华阳经验和“凝聚力工程”的灵魂正在于此，坚持这一本质，它就能够历经二十多年长盛不衰；而同时期其他领域的有些典型不够长久，从中似乎也可以悟出一些缘由。

“凝聚力工程”的这些特点品质，决定了它的旺盛生命力。这一响亮的上海

城市党建品牌名片,二十多年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深化,呈现出恒久深远的影响力。书稿纪录的是长宁区“凝聚力工程”的发展轨迹,其丰富的内容、丰硕的成果、丰满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是上海二十年来基层党建始终秉持密切联系群众、服务凝聚群众的缩影。

发端于“凝聚力工程”,上海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创造实践百花齐放。从与困难群众“双结对”到上级党组织为基层党组织服务、基层党组织为党员服务、所有党组织和党员都为群众服务的“三服务”,从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到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的“三凝聚”,从“一线工作法”、“零距离接触”等多种实践到全市统一开展的组团式联系服务,关心群众疾苦,回应群众关切,成为基层党组织的经常性工作。经济波动时将服务延伸到企业,基层党建真切关怀群众就业和生产生活;日子好了需求多样化,将服务拓展到平安、环境、文化、心理、公益等多种领域,基层党建让社会生活更美好已不是一句口号。

发端于“凝聚力工程”,上海从联系服务群众丰富实践中提炼总结具有规律性的工作机制。其最核心的是,直接联系群众、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的联系沟通机制,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汇聚民智、回应民愿的民主科学决策机制,以群众是否得实惠、是否满意为主要依据的考核评价机制。城乡基层党组织每年定期普遍走访基层群众,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定点定期联系村居群众,村居、街镇、区县和市四级联动解决问题等,是具体的工作载体和工作制度;党代表任期制、提案制,乡镇党代会常任制、年会制,基层党组织换届普遍实行公推直选,村居委换届普遍推行直选、海选,以及自下而上、条块结合、广泛参与的基层评议机关等,是以发展党内民主、扩大基层民主为特征的动力机制。

发端于“凝聚力工程”,上海不断增强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坚持干部下访、资源下沉,加大基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力度。基层党组织创造了区域化党建全新理念和实践,探索单位、行业、区域互联互通互动的党建联建,广泛开展城乡结对帮扶。不同层级、不同隶属关系的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群众的宗旨下,整合资源、统筹协同、形成合力,助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依靠单个基层党组织难以完成的群众“急难愁”问题,放大了党建工作效应。城乡基层组织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与政府相互合作、互为补充,在增强公共服务实效的同时,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推进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发挥党员骨干带头作用,广泛开展志愿行动,让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主动奉献,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

发端于“凝聚力工程”,上海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方法。转型时期社

会利益多元、阶层多样、需求多重,党在基层联系、服务、凝聚和引领群众的方法如何与之适应。基层党组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在联系方式上,既坚持手拉手、面对面、心连心的传统优势,又尝试键对键的网络新途;在工作载体上,搭建各种平台,将联系服务拓展到包括“两新”组织白领青年、来沪人员等多种群体,尤其是通过培育并依托社会组织,代表利益诉求,协调利益矛盾,加强社会转型条件下群众的再组织化;在工作方式上,探索听证会、协商会、评议会“三会”制度以及其他多种途径,坚持依法办事,扩大群众参与,开展民主协商,强化知情监督,促进公平公正,保障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民主权利。不断调动群众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努力增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自治机制活力,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方法的新探索、新实践。

纪念“凝聚力工程”二十年之际,正是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时。抓住这一重要契机,深刻认识这一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重大部署,深刻认识创建服务型党组织是基层党组织定位和功能上的深化升级,是党在基层执政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型和发展,对于加强基层党建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机遇。认真总结“凝聚力工程”等基层党建经验,正是为了继续前行、创新提升。我们要进一步认清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存在的问题不足,清醒地看到局部的先进经验不等于整体工作水平,有新感悟新认识不等于有真正落地的实际成效。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秉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用解决问题的务实作风和为民清廉的良好形象,始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建就一定凝聚起伟大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冯小敏

二〇一三年十月

民生，让牵挂如此深沉



跨越时空的透视

——上海大变革中的另一场变革

陈启文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如何在上海辨别方向。

上海，大上海，当你走进这座中国的第一大城市，所有的方向感突然一下失去了。

从我1988年秋天第一次走进上海，到2013年早春的这次上海之行，在这实在说不上多么漫长却又瞬息万变的岁月里，我恍然不知有多少次抵达这座伟大的东方城堡，在其间穿行，游走，盘桓，然后又离去，而眼前的一切转眼便成记忆里的旧梦。怪怏的不是岁月，而是生命，第一次抵达上海，我还是个青年，如今已年届天命，活了多年才明白，我还从来没有看清过上海，也从未看清过我在上海游走的方向。

天命不是别的，其实就是人类占有时空的渺小和局限。当你面对一个时空中的巨大存在，先必须找到一个参照物，这样方可在这茫茫时空中辨识来路与归途。若要看清大上海，你最好是选择它的一个城区，或一条街道，甚或一条里弄。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长宁。这甚至是一种来自汉语的直觉，长宁，长久的安宁，我一下就被这个平淡和美的地名给迷住了，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一个小地名，表达了一个东方民族永远的寄寓。

这里，还得从我这次早春的上海之行说起。从深圳起飞，在上海虹桥降落，从珠三角飞往长三角，中国两个最发达的经济区其实很近，就在两小时经济圈内，当然，这是飞行的速度。飞机一落地，就降落在上海长宁区的版图上。这个版图很小，大致跟澳门差不多，38.3平方公里。之所以说出这样一个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是因为我知道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有多么昂贵。从虹桥机场奔向长宁路，还能看到一些零星的积雪，在早春在阳光下静静地发光。就在我来的前一天，上海普降瑞雪，这一场大雪驱散了多日来一直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霾，一夜之间，满地瑞雪又化作了白花花的阳光。这让我与一场久违的美丽雪景失之交臂，却又幸运的看到了此前很少见的上海的天空，湛蓝，寥廓，高远，视野格外清

晰与明亮,你甚至一直可以看到蓝天之外,看到天外有天。

从机场奔向市中心,感觉上海不像北京那样堵,汽车在阳光与风中一路疾驰,像我的心情一样舒畅。那超越世间之态的楼宇的丛林,在我的视野里倾情地崛起。在这接近零海拔的地平线上,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过天空的海拔高度。美国纽约以三十五座两百米以上的高楼雄踞榜首,香港位居第二,上海则名列第三或第四。然而,不管是第三还是第四,你以为这就是上海,那就错矣,一个更接近真相的上海其实不在这里,而在这些摩天大楼的背后,你必须绕过它们,才能深入其间,深入到这一方水土的血脉与骨髓……

追溯一件事的起源

这一次我的目标很明确,我是为追踪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而来。

若要追溯一件事的开端,必须从一个街道开始,——华阳路街道。

在上海长宁区的九街一镇中,这是一个很小、很普通、很平凡、多少年来一直籍籍无名的上海街道,既没有南京路那样的中华第一商业街,也没有多伦路那样的文化名人街或文庙路那样的历史文化街。然而,有那么一件事,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街道渐渐变得令人瞩目了,开始有人频频打量它了,琢磨它了。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琢磨是从一幅地图开始的。眼前,就是华阳路街道的版图,就在这两平方公里多点儿的土地上,聚集了近十万本地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又分布在二十一个居委会里。辖区内,还有华东政法大学等众多的大中专院校、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众多的科研院所。这里是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上海社区,既有环绕中山公园形成的中山商圈,还有新建设的多媒体产业园,云集了四百多家工商企业。我惊叹,这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上海社会。从地图上看,长宁区委、区政府所在地离这里也很近。如果把这针鼻子大的地方放大了,又以长宁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长宁路599号为纬度,划一条分界线,你会惊奇的睁大眼睛,感到突然发现了什么。整个华阳路街道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像一只手,下半部分像一只脚。真像啊,像神了。

手足,这是中国人最爱用的一个比喻,手足之情,情同手足,这由手足构成的形状,让我一下涌出了许多联想……

这样你就可以追溯一件事的起源了。又到底一件什么事呢?这又得说到一个人,陈建兴。

眼前这个人穿着一件绛红色的休闲毛线衣，看上去显然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的声音爽快、利落而富有激情，其实不是激情，而是一种十足的底气。和他置身于同一空间，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气场，有一种磁力。

这原本是一个在故事的开端就该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但此人却像一个悬念，一个伏笔，一直到我离开上海前夕，我才终于见到了他，他也成了我此次上海之行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而我的叙述却必须从他开始，这让我多少有些时空错位之感。

假如时光倒流二十年，时任华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的陈建兴，正迈着他年轻的双腿走在华阳路街道上。那时的华阳比现在更小，只有0.61平方公里，一个比针鼻子还小的地方。如今的华阳路街道，实际上是老华阳街道和原武夷街道合并起来的。这里是地处沪西的中心城区，而所谓中心城区也就是历史老城区，地域狭小，人口密度高。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从现在的华阳路街道看，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直逼五万，这已经不是居住了，这是人堆起来了。——这是一个重要背景，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你就无法解读华阳路街道，也无法解读长宁和上海。

追随着陈建兴的脚步，岁月中的一道道划痕似乎越来越清晰。

那时的华阳路街道其实没有一条像样的路，陈建兴脚下踩着的是一条条尘土飞扬的土路和坑坑洼洼的弹硌路。这弹硌路，对上海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相当陌生了，但对老上海人来说，就再熟悉不过了，那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几乎刚一学会直立行走，他们就走在这一弹硌路上了。哪怕连这样的弹硌路，一般也只有“上只角”才有。所谓上只角，原本指洋人、买办、社会名流聚居的地方。而绝大多数华阳人都住在拥挤不堪的“下只角”，苏州河沿岸的那些棚户里，都是顺着苏州河漂到上海来的穷苦的乡下人，渔家，苦力，蛋民，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只要看到有一小片可以落脚的地方，他们就搭拉起一个棚屋，很多都是在苏州河漫漶的滩涂上搭拉起来的，水来了上船，水退了又住进棚子里。上海滩，原本就是在苏州河、黄浦江的滩涂上生长起来的一座城市。解放前，没有人来管你的死活，也没有太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他们当时在这里搭一个棚子，也许只是随遇而安，临时安身，没成想，这一住，有的就住了一辈子，有的已经住了好几代人了。建国初年，上海开始了严格的户籍登记，那时上海人口还不算多，也特别缺乏劳动力。这些棚户区的居民经过甄别，只要没有劣迹的，基本上都成了具有上海正式户籍的居民，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生活方式也随之而变，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大都进了工厂或别的什么单位。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个养身立命

的单位。但他们的住房却基本上没有改变，下只角还是下只角。

走在那狭窄的土街上，一切恍如黑白电影中那些旧社会的贫民窟，密密麻麻的棚户一眼望不到头。这些棚户也曾翻修过，茅屋变成了砖瓦，一层变成了两层三层，像一座座弹痕累累、破烂不堪的碉堡。但由于人口疯长，一家人繁衍成了几家人，这加盖的房子还是根本住不下，于是见缝插针，犬牙交错，前面的房子紧挨着后面的房，连一条容身的缝儿也不肯留下。这样的房子既没法采光通风，又没有城市居民最基本的煤卫设施，每天清早，老老少少就排着长队倒马桶，里弄里到处都是倒粪站，苏州河畔还有几个臭气熏天的粪船码头。在这杂乱的棚户里，到处都是障碍，自来水也难以入户，很多人家合用一个水龙头，想要接一桶水，也得排队。没有煤气，生活做饭全靠煤球炉子。里弄里挤满了生煤球炉子的人，一人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直扇得烟雾弥漫，乌烟瘴气，久久地笼罩着棚户区，连天空也被遮住了。等到那煤球终于生燃了，闪烁着暗红的火光了，一双眼睛也通红了。不过，你又不得不佩服这些上海人的性格，他们很淡定，也有一种人生不过如此的乐观，他们在这呛人的烟雾中从容地炒菜烧饭，东家长李家短地说着里弄里的琐碎事儿，这棚户区里不知不觉就开始弥漫出一种饭菜的香味儿……

这就是不少上海人最真实的生活景象之一，也是大上海被遮蔽在高楼大厦后的一部分真相，如果你要寻找一个原汁原味的上海，兴许就在这里。

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发生在1991年8月7日夜晚的那场特大暴雨？但被大水淹没了的二十多万户上海老百姓一辈子也忘不了。二十多万户，这还是进水比较严重的，少说也有六七十万人受灾。华阳路街道紧邻苏州河，而每次大雨，苏州河一带的棚户区居民最遭殃。在暴雨降临之前，天地间一片死寂，闷热无比。这是灾难的预兆，这里人也不是没有预感，然而，无论你有那么强烈的预感，也只能在这死寂和闷热中等待灾难的降临，毕竟，只有这里才是你的家，才是你遮风避雨的地方。昏天黑地中，一阵阵闷雷伴随着闪电，顷刻间便裹挟着暴雨降临了。我查了一下上海的气象资料，这场暴雨是从晚上七点半开始下的，仅仅下了一个多小时，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部分街道就被洪水淹没了，而在地势低洼处的棚户区，那水看着看着就涨上来了，没过了膝盖，又漫到了腰部。水灾永远也不是单纯的水灾，它会引发一系列灾难，许多死难者并非直接被洪水淹死的，而是死于房倒屋塌、水中带电以及暴雨洪水引起的交通事故，而更危险的，还有苏州河以及市区部分内河水位猛涨，很快就蹿到了超历史纪录的危急高水位，而在这场大范围的大暴雨中，还伴有龙卷风，上海郊县有八人因龙卷风死亡。——这

场灾难后被高度浓缩为上海“8·7”特大暴雨，其损失之大在上海解放以来的历次市区暴雨灾害中屈指可数。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市区又发生了几乎紧接而来的“9·5”暴雨……

每一场灾难，对于执政者都是最直接的考验。陈建兴虽说只是一个街道的党工委书记，却也是执政党的一员，在华阳，在这针鼻子大的地方，他是一把手，他的行动，他的速度，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了、体现了执政党在危急时刻的行动和速度。在那个电闪雷鸣、大雨如注的夜晚，街道上几乎已经看不见人影了。谁还会在这时候出来呢？但陈建兴和他带领的党员干部不能在家里躲避雷暴与风雨，他们必须出来，必须在第一时间奔向灾难的现场。他们的身影看上去很渺小，只有一道道锯齿形的闪电才能把他们照亮，同时被照亮的还有在他们四周飞舞、旋转的树叶。他们的脚步踉踉跄跄，但那个方向是异常坚定的，那就是被大水包围了的居民，尤其是那些棚户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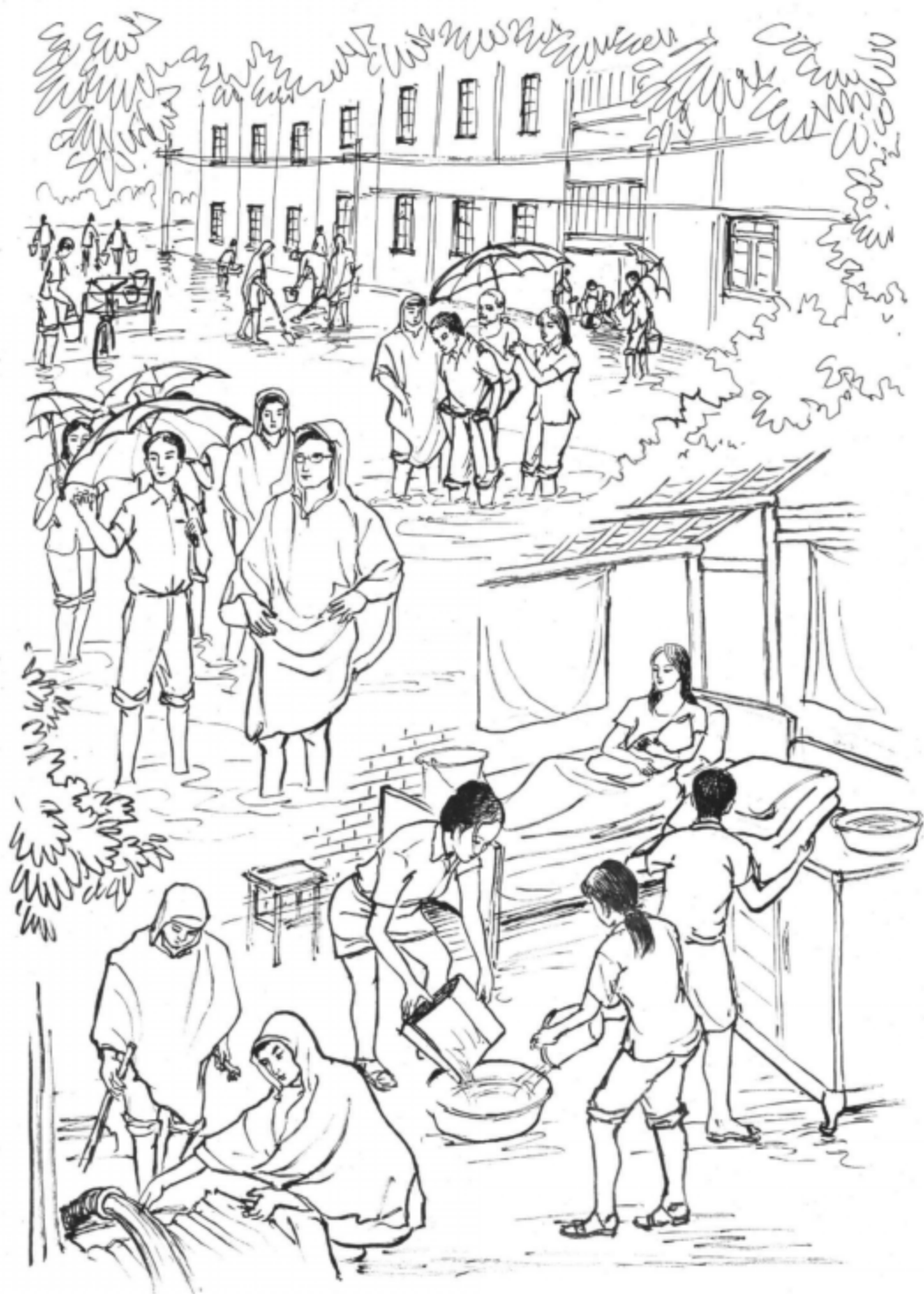
灾难撕开了上海人最真实的一部分生存真相。不说这样的特大暴雨，只要下雨，那些棚户区里十家人就有九家要进水，水从屋外往里灌，雨从屋顶往下漏，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拿来接雨水了，铁桶，脸盆，锅瓢碗盏，能接一点是一点。一个还在坐月子的女人搂着她才七天的孩子躺在床上，大水已经淹没了床脚，一只翻倒的马桶在水里漂着，粪便也在水里漂着。她的家人只能站在水里，吃力地把床抬起来，但水还在看着往上涨。而这时，陈建兴带着街道的干部赶来了，他们在污泥浊水和粪便里趟过来了，用麻袋、草包把门坎堵住，然后架上小水泵，把水从屋里往外抽，这家人也拿着锅子、脸盆、水瓢往外舀水，但根本不管用，由于下水道不畅，抽到屋外的水，很快又会倒灌进来。这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问题，很多事，很多问题，由来已久。但毕竟，有这么多人向你伸出了援手，来帮你，让人还是从心里感受到了一股子温暖……

我又有了一种直觉，一件事的起源从一开始就与灾难联系在一起。或许就是从一场灾难开始，一个年轻的街道党工委书记，开始深思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而我的猜测也能找到岁月的佐证。

翻检上海长宁区大事记，记载着1991年8月发生的两件大事：

8月7日，夜暴雨，雨量150毫米，道路大部分积水，最深达1米，2.8万余住户进水；

8月，中共华阳路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建兴带领机关干部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形成关心人、了解人和凝聚人为中心的“凝聚力工程”。



九十年代初，“8·7”特大暴雨水淹华阳街道棚户区，街道党员干部奔向灾难现场救援

是的,我要追溯的一件事就是“凝聚力工程”。但陈建兴是个实诚人,他说,那时候还根本没有什么“凝聚力工程”之说,当时,他只是觉得老百姓的生活太苦了,也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他带着街道干部开始挨家逐户的走访老百姓,看看他们的真实生活境况,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后来有人把这些事情高度概括为: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再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以关心人、了解人和凝聚人为中心的“凝聚力工程”。但在一个上午的交谈中,我发现眼前这个倡导者很少提到这个词儿,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事实。对陈建兴和华阳路街道的干部们来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次走进苦难、正视苦难的过程。很多干部看到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情景,都情不自禁的流泪了,有的甚至哭着跑出去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当你直面苦难,很少有人会漠视。

有些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哪怕眼睁睁地看见了,你也不敢相信。这些棚户区的老人,有的穿的衣服还是解放前的。很多光棍汉一辈子娶不上老婆。有位身患重病的老人,一生没有拍过一张照片。——这事谁能相信呢?如果在偏远的乡村或山寨,我信,可这是在大上海啊,可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在上海,还不知道有多少这样一辈子没拍过一张照片的老人。拍张照片是很简单的事,当街道干部拿着相机赶到老人家里时,老人已经撒手走了,那迟到的闪光灯,照亮了一个老人惨白的遗容……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病了不知多久了,浑身瘫痪不能动弹,躺在一扇门板上,也不知躺了多久了,背上长满了褥疮,整个背脊都粘在门板上了。老人的拉撒,就在这门板上挖个洞,下面接一只马桶,黑乎乎地叮满了苍蝇。把这扇门一推开,苍蝇与臭气嗡地一下扑上来,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捂住鼻子。但绝对不能掩鼻,这是陈建兴反复叮嘱过的,否则你就别走进老百姓家里去。那小板凳脏兮兮的,你坐下时也不能擦,你的每一个细节,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呢。这些老百姓其实并不麻木,而且相当敏感,你是真心来看他,还是来这里走走过场,他们一眼就看出来了。有一个退休老人,得了绝症,肝癌晚期。老人也知道,这病没救了。陈建兴坐在老人床头,握着他的手问他还有什么心愿。老人哽咽着,说出了他的最后一个心愿,他不想死在又破又脏的棚户里,他想躺在一张干净的病床上,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但老人家里这样穷,是没钱送他上医院的。老人原来的单位也非常困难,根本拿不出钱来。老人能指望的就是街道了。一个小街道,又有多少钱?陈建兴便带头捐款,党员干部们你五十我一百,总算凑上了一笔钱,把老人送进了医院。二十多天后,老人就病故了,但他走得非常安详,他满

足了此生的最后一个心愿，死得很有尊严。死是每个人必然的结局，每个人都想有尊严地告别这个世界，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它甚至比生更需要有人来关怀。

在上海，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那数以百万计的返城知青如何安置？

这里，我想以王老伯这样一个老知青的命运来透视他们回归上海之后的生存真相。王老伯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会回到上海，他早已在新疆结婚成家，还生了一个女儿。在知青大返城时，他依然坚守在那里，在坚守了三十多年后，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成人，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他才带着女儿归来了。

听对王老伯情况比较了解的人说，他大约是在1993年之后回上海的。他回来时，五十多岁，看上去已是一个满脸沧桑的老人了，女儿也长成了大姑娘。但等待他的，却不是游子从远方归来的深情拥抱，而是很残酷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房子，他和女儿住在哪里？没有住处，他和女儿连户口也上不了，不是不能上，而是没地方上。他母亲当时已八十多岁了，和他弟弟一家挤在一间筒子楼的一居室里，别说给他父女俩放一张床，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挤不出来。事实上，这也是他弟弟最担心的，也就不愿让他和女儿的户口落在自己的户籍上。走投无路的王老伯，只能在弟弟门口的走廊上摆下一张床给自己睡，又在自己的床边摆下一张小床给女儿睡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只能拉上一叶布帘，遮蔽着她青春的身体，就像掩盖着一个残酷的事实。但哪怕你无视这个现实，父女俩也实在难以安睡。这走廊是一层筒子楼十几户人家的公共走廊，你没法睡也让别人没法走，住在这里的都是三班倒，晚上有上班的人起来，也有下班的人回来，而一条走廊又有多宽呢，摆下两张床后，几乎就把一条出路给堵死了，只能从他的床边上挤过去了。而等到父女俩好不容易睡着了，天也快亮了，一些上早班的人又要经过这条走廊了，有的人还要顺手把垃圾倒掉，而倒垃圾也要从他们的床边挤过来，那散发出刺鼻气味的垃圾也只能从他们头顶上提过去。要说这些邻居也是宽容的，体谅这对苦命父女的，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事啊，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邻里之间原本就难免磕磕碰碰，何况现在有人把一条路给你堵死了。邻居有情绪，王老伯的情绪更大，谁都憋着一肚子火，也就难免一触即发。

应该说，华阳路街道发现这个问题是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是及时的。他们先苦口婆心地做通了王老伯弟弟的工作，让父女俩落上了户口。然后又为他们解决了廉租房，还想方设法安排他们就业。要说呢，他们的廉租房依然很小，他们就业后的工资也很低，可这及时伸过来的援手，已足以把他们拉出命运的绝境。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只要不让他们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个社会就